海鲜烩饼

◎ 崔启昌

饼,自古在百姓餐桌上便格外受宠。唐代,赵璘编纂的《因话录》中提到:“世重饼啖。”唐朝史学家吴兢在《贞观政要》里还拿饼来作比喻:“官不得其才,比于画地作饼,不可食也。”唐玄宗年间,鉴真和尚出访日本,粮食里就有“干胡饼两车,干蒸饼一车,干薄饼一万”。可见饼在唐朝人饮食中的地位甚是了得。

岁月轮回,尤其在江北,饼始终没被挤出主食的地位。当今的陕西、河南、山东等地,饼照例是凡夫俗子、达官贵人饭碗中的灵魂。其吃法也不是旧时单一的啃饼就菜,只求果腹充饥。将饼当做食材,使其与别的食材、吃物“联姻”,用娴熟的“烩制”烹饪技法,让其在葱姜蒜椒及细盐芫荽茴香等一干佐料的簇拥中生成热气缭绕、口齿留香的全新“烩饼”,来悦动味蕾,安抚“咕咕”作响的饥肠,已是这些地方广大食客的惯例了。

河南人喜食烩饼,所用饼相对较薄。烩前大都将薄饼切成菱形片,或泡在鸡蛋西红柿汤里,或泡在有蒜苗碎儿增味提香的羊杂汤中,及至饼片吸足汤汁后大快朵颐,终极目的是充饥,过程中享受的是汤汁在口中轻咬时瞬间爆开的那番惬意跟满足。

陕西人吃烩饼有很多讲究,饼要厚且硬些,切成拇指粗细的饼条,浇汤后不至于吸收过多的汁水,吃时要的就是饼的嚼劲儿,享受饼在口中咀嚼弹牙的快感。烩饼的汤荤素皆有,素烩饼所用汤不次于多种食材大杂烩,豆瓣酱、葱姜蒜、西红柿炒后加热水煮沸至香味弥散,再放豆腐、土豆细条、木耳、粉条、青菜,继而加生抽、盐、胡椒粉、芫荽末调味,猛火煮熟后舀汤浇饼。荤汤多以牛羊肉汤,抑或瘦猪肉丝为主打的肉丝汤为主。汤烧至锅沸撒葱姜蒜碎儿及青红辣椒丝,盛汤浇饼,据其食客口味淋陈醋、小磨香油、油泼辣子入碗。陕西人吃烩饼讲究饼不入锅,饼汤两厢在碗中交合,食客往往会连吃带喝,细汗密布前额,为的是在尝菜香、肉香的同时,亦尝面饼的筋道,以及筋道面饼中那缕缕沁人的麦香。如此多种食材为伍后,经烈焰撮合调教而释放出的香味儿,让西北大地上的陕西儿女代代向往。

图/王成彪

当饼与海鲜匹配到一起,便让自古就受人推崇的面食,多了一些愈发招人喜爱的资本。青岛人傍海而居,一年四季,饭碗里的海鲜司空见惯,究竟是谁让饼与海鲜“眉来眼去”并最终撮合在一起,让一碗麦香与大海气息丰富的海鲜烩饼熨帖了食客的胃肠?答案似乎已不重要。唯一重要的是弥漫在城乡酒楼、雅间、集市食摊上撩人食欲的冠以“海鲜烩饼”之名的吃物了。

青岛人做海鲜烩饼,一来讲究饼的口感要好。用五成热的水和面,由于是半烫面,面团较冷水和的面更软一些,做成的饼入口咀嚼,浓郁的麦香中微微含甜。此时,饼里的淀粉在口腔中被唾液淀粉酶分解成麦芽糖,越嚼越香甜。二来讲究海鲜要鲜活。贝、虾、蟹、参、鲍及八带蛸、比管鱼之类得全新登场才行。

比起陕西人吃烩饼,青岛的海鲜烩饼做法上似乎有些“大咧咧”。其实也不然,因由老食客都知晓。看似铲动锅响的烹制过程实是粗中有细,是主厨们对烹饪技艺驾轻就熟的外向呈现而已。鲜活的扇贝、蛤蜊、香螺、毛蚶、海虹、竹蛏等一干“小海鲜”依次洗净泥沙,半烫面烙好的大饼快刀切成厚薄适中的饼条,及至热锅热油时将五花肉煸炒出香味,再搁葱姜八角爆锅,继而倒入洗净备用的“小海鲜”急火翻炒。等“小海鲜”们全都开口溢出汤汁、锅口蒸汽冒出时,加进饼条,继续急火翻煮两分钟,盛碗出锅前或捏几撮芫菜,或撒一把蒜苗碎儿,要不,就切小扎嫩韭入锅,一是点缀,二是提味增香,让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烩饼升一档颜值、再添几缕秀色。

海鲜烩饼制作时添水少,几乎不搁味精鸡精调味料,细盐及秘制酱品少许。入锅的“小海鲜”们自带丰盈汁水,鲜且微咸,部分融进饼条中,部分留恋在碗内。一碗好饭,因为充盈着大海气息的“小海鲜”们的汁水滋润而愈发让芸芸食客赞绝不止。

除了贝类主打的海鲜烩饼,青岛人心心念念的还有章鱼、比管鱼做食材的海鲜烩饼、虾和蟹联手而成的海鲜烩饼,至于海参跟鲍鱼“联姻”烹制的海鲜烩饼也是见怪不怪了。

在青岛念恋一碗海鲜烩饼,上好的去处是倚在海边的集市。像嵌在黄海岸边的青岛西海岸300多年历史的泊里大集,海鲜烩饼摊子已达近百个,每集食客数千,阵势了得。紧邻胶州湾的薛家岛大集、沙子口大集、上马大集等,每逢集日,海鲜烩饼的鲜香之味扑面而来,叫人馋涎难抑。拢几位知己,挑选适口的时令小海鲜交给主厨,便可乐滋滋围桌而坐,两轮高谈阔论下来,冒尖的一大盆海鲜烩饼即可上桌了。杯中斟满酒,让酒香、麦香和着海鲜的好味儿一起在倍感惬意的情境中弥漫,不知道有谁能顶得住这样的诱惑。

一碗之中有乾坤。青岛人手捧的这碗“海鲜烩饼”,端的是生活中延续的饮食习惯,更是人们对果腹充饥之物的虔敬与尊重。一碗海鲜烩饼,让多重美味叠加,继而升华出新的美味来,如此吃物,就不能不让人连声称妙了。

愿做读谷林的“一小撮”

——从《答客问》一书说开去

◎ 仇方晓

《答客问》(张阿泉/问 谷林/答 止庵/编)书名很有趣。谷林在《引言》中云:“‘答问’一辞横排,可以左读,也可以右读。有客必有主,只是谁主谁客,便又为四十五题别添一问。”

书中的提问者,是记者、作家张阿泉。问题涉及谷林的笔名由来、早年经历、读书缘起、工作感受、恋爱婚姻、居住环境、阅读趣味、文学理念、写作习惯、性格特点、处事方式、日常嗜好、故园记忆、文献整理、古典文学、藏书、校对、书法、旅行、人生感悟等,涵盖了83岁的谷林先生大半生的方方面面。

谷林以信作答,每题必复,从2002年3月4日到7月31日,5个月答完45题。答卷皆可作随笔小品读,宛如炉边闲话,坦率简净,清丽古雅。钟叔河先生称赞道:“他的文字是最好的。”

有人称这是一部对话体的自传。谷林自嘲道:“我为之目瞪口呆,唇齿未启,哪来谈话?穿衣吃饭,何事堪传?”谷林先生蛮幽默的。如在回答“您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”一题时说:“倘若略去那个‘最’字,只说大和小,那么我倒是偏向于小,只愿望有一间十平米的斗室,使我的书能分类上架,便于取阅罢了。”八十多岁人的小愿望,这不仅仅是幽默了。

又如在回答会计工作时说:“会计工作是一项事务性、技术性的工作,比较简单,易于熟练,要做好并不太难。如果让你放手做这项工作,也许有利于养成认真、细心的工作习惯。但最麻烦的懊恼事是——被迫做假账。我在最初从事这一职业的二十年间,为了给老板省钱逃税,每天记一真一假两本账,苦不堪言。总指望有一天能够只记一本账,‘从一而终’把自己‘整个儿嫁给他’。新中国成立后,我较为称心地又做了这项工作十年,之所以是‘较’而不是‘最’,是因为担任的已不纯属于事务性和技术性的业务,而增加了若干行政性‘动口’的行当。颇非我的习性所宜,幸好一场‘大革命’将我‘革’到博物馆整理文献资料,这是我一生职业生活中最美满的十三个年头,直到73岁心满意足地归休。”这番黑色幽默般的大实话令人黯然。

正如陈原先生所云“诚实到无法形容”。正是在这“最美满的十三个年头”中,他费功10年,点校出版了200万字的《郑孝胥日记》,出版了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,同时发表了很多精致优美的文史、读书随笔。

先生本名劳祖德,谷林是他的笔名,是借用了女儿国林的名字。“国”与“谷”和他家乡话发音极为相似。彼时,有谷子长成林一说。定名“谷林”,顺便幽了浮夸风一默。

谷林生前出版过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《书边杂写》《答客问》《淡墨痕》《书简三叠》《郑孝胥日记》等作品。

初不识谷林,见到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,以为是心灵鸡汤类文字,没买。后来得到《书边杂写》,读得喜欢,才开始搜寻他的书。至今,除了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,他生前身后出的书我都买齐了。如止庵编,收入谷林生前未收入文集的“集外文”共172篇的《上水船》、沈胜衣编的《觉有情-谷林文萃》,还有《书简》《爱书来:扬之水存谷林书札》《谷林鍾叔河通信》。其中《觉有情-谷林文萃》中收录了10篇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的文章。我读后才发现它和《书边杂记》是一个路数,都是读书感兴,怀人记事,无不落笔即成掌故,议论切中肯綮,语气每见佳趣,又极具人文情怀。如用作书名的那篇,讲到读叶圣陶先生《嘉沪通信》记:“灌县农田丰美,似胜江、浙。今年又大熟,望之喜极欲涕。”体味到的是叶先生“民胞物与”的襟怀,绝无鸡汤味。从《上水船》集中,知道了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原拟书名《上水船集》。谷林曾解释道:“上水船乃吾乡俗语,意谓虽费尽力气,终究寸迟尺滞,不能速达也。自喻作者之拙钝而已。”出版社怕影响销路,改成了这个题目。谷林当时即认为“实在不得体”。当年改书名的编辑,后来还向谷林道过歉。

他的书信集里,几乎每信都要写到买书、藏书、赠书、校书、书评,充满书香。书中谈论语文问题的“咬文嚼字”,同样是精致可读,情感暖暖、意趣洋洋,给人以涵濡吟味的享受。

谷林的书印数都不多。《郑孝胥日记》最低,仅1500册,最高的《书边杂写》万余册,其余都是4000至6000册。我所买的都是打折价,足见其并不热销。我曾问过二十几位读点书的人,无一读过谷林。

谷林真陈原评述的那样——“是宁静的,淡泊的,与世无争的,绝不苟且的,诚实到无法形容的。”文如其人,就像一片阳光般的谷林,虽不广袤,却有着一股浓浓的熟香。

北胶新河漫笔

◎ 阿 龙

一条算不上宽阔还算干净的水系,由于早晨的到来而苏醒,从东向西,从一座桥到另一座桥,无声无息地流淌。荷花由岸边向水系内里生长,不张扬,不炽烈,不烂漫,而是屏住喘息,一点一点挪动,像害羞的弱女子,试探着将晨曦揽在怀里。睡莲也醒了,打开花瓣,或从里向外的白,或从外向里的红,站在水的镜子前,满意了自己的俏模样。菖蒲和绿苇,踮起脚尖,比试身高,因为用力过猛,倒在水中,再挣扎着想站起来就难了。

以肥为美的水鸭善于幻想,喜欢缥缈和虚幻,于是爱上了晨曦和薄雾。远处的一只张开了翅膀,借着向上的力量站在水面,奋力向前跑去,水被踩痛了,在水鸭脚下有节奏地呻吟,不过持续不了多久,水面就恢复了平静。跑了几十米,水鸭累了,扑哧一声卧倒在水里,像破碎的梦。

桥平淡地卧在水面,从一开始便保持这个姿势。一带水系铺去远处,让极目的人想到蕴含在明亮之中的秘密。杨柳依依,与水为邻,让小路弯曲,让弯曲隐匿。

阳光准备了颜色,洒在水中是通透的白,洒在旷野是濡染的绿。它给了花朵,花朵变为娇艳的喜悦;它给到树梢,树梢便快乐地摇晃;它给到风,风便安然止息;它还给了飞鸟,鸟儿就拥有了飞翔的方向。

阳光洒在我身上,我有了影子。影子没有喧哗,只有平静。它不知道人世沧桑,也不了解万物苍茫。它让我在持续移动中,找到陪伴。

我在这里爱你
在黑暗的松林里,风解缚了自己
月亮像磷光在漂浮的水面上发光
白日,日复一日,彼此追逐
……
月亮转动他齿轮般的梦
最大的星星藉着你的双眼凝视着我
当我爱你时,风中的松树
要以他们丝线般的叶子唱你的名字

聂鲁达的诗,顺着柳梢,垂向路面。柳叶因此有了光亮,道路呈现斑驳。失去名字的花草,找回自己的美貌。所有的安静回到它们自己内部,四处回荡的只有我怦然的心跳。

是什么时候,我们失去了心灵的平静?是不知疲倦地行走,还是站在孤独的港口?我来到这里,时光滑过耳边。风折返回来,拂过衣袖。

那么,牵着自己散步吧,和心灵一起,走一走林荫,踩一踩草甸,呼吸水藻送来的若有若无的淤泥气息,听一听偶尔的鸭鸣。灰喜鹊飞走了,它们生就一双快乐的翅膀。

没有谁可以捆绑日月,没有谁可以收留无辜。你走过的道路还会有人行走。只是那些花儿,还在开吗?

如果一定还要带上什么,就带上新绿的草叶,隐秘之地开放的花朵,尚未成熟的豆荚,一片白色的花瓣……带着它们散步吧,像挽住久别的恋人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泡澡天德塘

◎ 赵竟成

大约在我七八岁时,父亲开始带着我去位于“街里”的天德塘泡澡,除了夏天,几乎每周都要去一趟。“街里”是当年岛城百姓对中山路及周边一带约定俗成的叫法,方圆数里。天德塘坐落在博山路上,是一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四层中式建筑,闻名遐迩。

小时候看天德塘的大楼好高,其实门头却不大。拾级而上,进门左首是一个高高的柜台,颜色很深,好像还镶着黄铜的栏杆。父亲从钱夹子拿出澡票换成筹码,然后再把手表和钱夹子包在一个手绢包里交给柜上保管,柜台内的店员会递过来一个洗浴后来领取所存物品时用的号牌。男浴室在二楼,可我从不跟父亲爬楼梯上去,而是要坐那个咣当咣当直响的电梯上去。电梯装在一个铁笼子里,楼上楼下的光景都能看得到,开电梯的师傅在你进出时“哗啦啦”地拉开或关上电梯门,操纵电梯的手柄在师傅手里转来转去,电梯升降自如。小时候的我很调皮,觉得坐电梯是一件很有趣的事,经常要上来下去地坐上好几回,急得父亲经常在电梯门口叫我,甚至有时急了就直接往外拖我,而开电梯的师傅看在眼里也不生气,任我嬉闹,只是笑笑而已。

跟在父亲的身后走进偌大的浴室,左边是浴室,右边是用木板间开的隔断,每个隔断里是一个休息的单间,两边各有一张床,中间是一个方茶几,门上毫无遮挡,走在过道上可以看清隔断内的一切。一般情况下,刚进来是没有空床的,你要先把衣服脱下来卷成一个团,放在长条凳上排号,一切安置妥当,你就可以去泡澡了。从浴池门口的一个盘子里拿起一条毛巾,然后再推门而入。当年人们没有传染病的概念,都用浴室的公共毛巾。忘记带肥皂也不要紧,店家已经把整块的肥皂切割成如大拇指大小的方块了,交上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块。浴室内有三个浴池,最里边池子的水最热,浴池里外镶着白瓷瓦,台面则是汉白玉,淋浴头悬挂于墙壁之上,池里池外,水汽与人交融,雾气茫茫。

我是孩童,谈不上泡澡,仅是净身之浴,一般就在最外边水不是太热的池子中泡一阵。我长得小,一般是站在水里,或蹲在水里,但总不如坐在水中的二层台阶上舒服,可是这样就泡不着全身了,父亲看到时就会把我拉下来,现在想起来,父亲一定是觉得这是花了钱的,不能不泡。父亲是一个池子一个池子地泡一会儿,不过也不是时间很长,调皮的我偶尔也会过去把脚伸进较热的池子一试,但总是被烫得嗷嗷叫。等父亲泡舒服了就会叫我出来,身子下面垫上毛巾,趴在池子的边上,父亲开始给我搓身子,搓好了,再打上肥皂冲洗一下,然后就叫我再进去泡一会,这时他才会坐在池子边上给自己揉搓,有时也会有熟识的浴友和他相互对搓。顽皮的我此时也不会安稳,总是在澡堂内跑来跑去。后来,我长高了,就站在地上,扶着池沿,两手支撑着,还是父亲给我搓身体。

等洗好出来,一般就有休息的床铺了,浴室的服务员好像跟父亲很熟,一见我们出来就会热情地打招呼,告诉我们哪个“屋”可以进,并顺手从青花瓷缸里拿出一条滚烫的干毛巾甩给我们擦脸。大堂有毛巾布做的浴衣,父亲披上一件,再给我找一件稍小点的披上,进到“屋”里的床上躺一躺,床单虽然没有更换,有些湿、黏,但已经铺得平平整整。我和父亲只是或躺或坐一会儿。不一会儿,我就催着父亲快点穿衣服,该走了。

知子莫如其父,父亲早已看透我的心思。于是,父亲为我穿好衣服,牵着我的手,一步一摇地走下楼梯。电梯下楼是不载人的。出了天德堂的大门,径直走向对门的十乐坊锅贴铺,隔着马路,能听到“嗞啦嗞啦”的煎锅贴的声音,闻着空中飘着的油香,我的口水早已开始酝酿。父亲给我买上一盘锅贴,拉我坐在长条凳上,看着我吃,而他却不动一筷子。我问,你怎么不吃?他笑眯眯地说不饿。那时我不懂,其实是父亲舍不得吃,都留给我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温暖的泡澡已成为我的美好回忆,这样的泡澡持续了多少年,已记不清,但离开父亲由我自己去洗澡而不是泡澡却是有印象的,那时我长大了,青春期不期而至,嘴唇上浓浓的茸毛逐渐变黑,我就此告别了和父亲一起的泡澡,泡澡也就成了记忆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